

独家报道

“汤代有卞随”何以误为“汤伐有卞”

庄新明



卞国，作为夏商时期的黄帝后裔姬姓国，承载着千年的传说与历史的回响。今泗水县东部、平邑县西部，是卞国故地。在一些书籍、报刊上，充斥着商初“汤伐有卞”的说法，卞国因此灭亡。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如今的卞城遗址，依然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汤伐有卞”：历史迷雾中的真相

“汤伐有卞”的说法，宛如一层历史的迷雾，笼罩在卞国的上空。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明洪武十七年成书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其中“鲁分野”部分提到“泗水县，商，古卞国，汤伐有卞”。此后，明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论语类考·封国考》亦有类似记载：“鲁之卞邑，即古卞国，成汤伐有卞矣。”然而，明朝洪武年间距离商汤时期已逾3300年，如此漫长的岁月，使得这一说法缺乏更早的文献或考古发现的支持。现存资料中，注明“汤伐有卞”的来源主要有三个。

“我上课不点名，全都来上课我这样讲，只有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

二十三年前，景忠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用这句话作了开场。那会儿课程安排在晚上七点半，我本有些昏昏欲睡，可听到这话，睡意就散了。学校围墙外是一片广阔的夜色，而我们的教室里突然有了诗意的光。

我抬起头望向他，见他身形瘦削，听他说话不急不缓。这位老师让同样生来瘦弱的我倍感亲切，我不禁坐起来听课。

“我们这门散文鉴赏课，不考试，但要交作业。作业是写一篇文学评论，有个要求：抄袭的不及格甚至零分，不抄袭的话，自己认认真真写，无论长短都能及格。”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随后从文件袋里拿出几本散文书放在讲台上，有周作人的，也有当年正热门的余秋雨的作品。

课程就此开始，班里所有人都听得入了神，我可以确定那是享受的模样。他讲散文，讲的是生活与生命。而我们，是一群正在成长着、活着的生命。他的课，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到“文学即人学”。我不再单纯把文学当文学，把作家当作家，而是学会从作家的文章中去看人、读人，去思考自己的生命。

他讲着讲着，就会拿起书，精准地翻到某一页，念一段文中的字句，然后轻轻把书本放下，继续讲着。

我记得他讲周作人的《苦雨》，没有谈那些无聊的笔法，而是引导我们感受文字背后的人生。“周作人在苦雨斋里看雨，看的哪是雨呢？写的是他的境遇。北平的雨下得黏黏糊糊，院子里的石榴树快淹死了，他蹲下去把积水舀掉——这动作多琐碎，可细想之下，一个人对着一场下不完的雨，对着快淹死的树和花，他心里的烦闷、无奈，都在其中”——这当然是我记不住的转述，未必准确，只是大意如此，他原本的表述比这更深刻。

他讲周作人写雨，大概说的是人生本就

常遇“苦雨”。那个时候时局动荡，周作人困在北平，想躲躲不开，想反抗又无力，只能在雨中消磨日子。他没有在文中写怨怒，只写坐在内室的窗边，守着寂寥的雨，写反复擦拭书桌、整理旧书——这是一个人绝境里的体面，是“百无聊赖里生出的认真”。

我记不清他当年讲课的具体措辞，只是仿佛明白了散文的妙处在于藏不住人。你是什么样的人，笔下就会有怎样的雨、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日常。我们在文字里，能撞见那些藏不住的真诚与虚伪、坚韧与怯懦。

老师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文学的启蒙。他身上有种让人舒服的气质，以至于后来我总觉得和他相处“无大无细”。他对学生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真爱”。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梁彬正要去韩师图书馆，恰巧遇见他开车路过。我们凑上去问老师能不能捎一段，他应声“好哩好哩”，然后让我们上车。那时的我们，还能坐上老师的车沾沾自喜，觉得他完全没有架子，对学生特别好。

我感受到我们这群学生更像需要指引的孩子，而老师就像一位尽心尽责的“大家长”，始终为我们的文学之路托底。我们想整理一本《韩师诗歌十五年》，陈培浩、程增寿、黄春龙等师兄抱着一般执拗的热情推动这事，跟老师一提，他没多犹豫，直接说可以安排资金支持。后来办《九月诗刊》，还有粤东地区的各种文学交流活动，但凡我们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帮我们对接资源、争取支持。我们这群学生，像孩子对家长一样索

求，而这位家长从来都无私地解囊。

2015年，老师兼任潮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而我刚好到《韩江》编辑部工作。那段时间，他即便公务繁忙，也始终毫无保留地投入——不仅组织了大量活动，还亲自撰写文章、参与点评。

比如黄国钦的散文研讨会、李英群散文的茶话会等，很多活动他都是亲力亲为，从策划到具体的文字点评，样样落到实处。可以说，他在任期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潮州本地文学的发展。

后来，景忠老师担任韩山师范学院副院长，按规定无法再兼任作协职务，但对作协的发展始终牵挂在心。我们有事找他，只要时间允许，他总会尽量出席活动。

潮州美术馆策划举办“潮缘——王肇民艺术特展”，王肇民先生不只是画家，还有大量的诗作，我们也在展览中设置他的诗作版块。与同事商量后，我找来找他写一篇王肇民诗作的评论，到同一同展出，会更有意义。

其实，我知道老师很忙，却还是得去劳烦他。他说诗词不是他所长，但会尽力争取写一篇。过了几天，他的稿子便发了过来。这个展览开幕式那天，我们邀请他出席，他也挤出时间过来帮我们站台，这份支持让人特别感动。

写到这里，我特别想写个情——“吾爱吾师，吾师更爱吾等”。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又找上老师。这是因为广东文学艺术中心精品图书室要征集各地区的代表性书籍。我微信跟老师联系：“老师，我来跟您您要您的著作。”

“好的。”
“老师。如果太麻烦，我过去取也行。”
“没关系。”
既然老师说了没关系，我也就没再多想，等着他把书送过来。那天晚上，他开着车直接把书送到了我家门口。事后我特别自责，觉得作为学生的我，这样做不是“没关系”而是很“有关系”。本来我应该坚持主动上门取书，却就这样劳烦他特意送来。这大概还是因为他太过随和，让我偶尔失了分寸，可我知道老师从不计较这些。

我的老师黄景忠，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见面只称呼他“老师”，不带姓也不带名。每次叫起来，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像二十三年前他站在讲台上说：“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时，周围夜色再浓，也挡不住教室里漫开来的光亮。

今年七月，老师光荣退休。这只是他在岗位上的退休，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的“老师”，不会退也不会休。

为鲁卞邑。”同样未明确《记》为何物，让人一头雾水。这些记载，如同历史的碎片，散落在岁月的长河中，却难以拼凑出完整的真相。

“汤代有卞随”：被误读的记载

“汤伐有卞”的说法，有的文章注明摘自南宋罗泌的《路史》。该书是神话、历史集大成之作，现存宋刻本仅存残本，而明刻本中以嘉靖年间的洪楸刻本成书最早，且保存宋刻面貌最完整。书中“黄帝后姬姓国”载：“卞，卞明国。汤伐有卞随，或云：‘即弁’……今泗水县有卞都城，汉属鲁国。季武子以自封，姜氏会齐侯处。”此处记载“汤伐有卞随”。

“汤代有卞随”的记载，源于《庄子》《吕氏春秋》中的“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商汤讨伐桀时，与卞随谋划，卞随拒绝参与并最终投水自尽。南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也载：“卞：谨按：《庄子》：汤时有卞随……”证明宋代并无“汤伐有卞随”之说。

然而，后世《路史》其他刻本误载“汤伐有卞随”，一字之差导致误解。后人在引用时，又自作主张改为“汤伐有卞”，去掉了“随”，虽可解释为“商汤讨伐卞国”，但治学态度不严谨。然而，洪楸刻本《路史》仍被博学者推崇，民国于右任著有《黄帝功德记》，认为“卞，卞明国，汤伐有卞随……今泗水县有卞都城，汉属鲁国。在今山东”，注明是“据《路史·国名纪》所载”。

卞与商：从同盟到融合

有学者以甲骨文卜辞作为“汤伐有卞”的论据，但相关内容与古卞国或卞地并无关联。学者徐中舒考证，甲骨文中“弁”是古代帽子；于省吾认为所谓“弁”是误读，胡厚宣研究认为卜辞与祭祀有关，而非与卞国有关。

对于“商”与“卞”的关系，学者田昌五、方辉认为是“同盟”关系，在“景亳之会”的考古

“史实，我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如下几部：《潮汕新文学论稿》《作家的精神立场与创作姿态》《我们社研究》。是全部要还是择其中哪部？一部需要几本？我直接寄过去还是给你们汇总后寄出？”

“能否3本都要，一部一本就行，省作协要求我们这边20本汇总后寄。”
“好的。”
“老师。如果太麻烦，我过去取也行。”
“没关系。”

既然老师说了没关系，我也就没再多想，等着他把书送过来。那天晚上，他开着车直接把书送到了我家门口。事后我特别自责，觉得作为学生的我，这样做不是“没关系”而是很“有关系”。本来我应该坚持主动上门取书，却就这样劳烦他特意送来。这大概还是因为他太过随和，让我偶尔失了分寸，可我知道老师从不计较这些。

我的老师黄景忠，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见面只称呼他“老师”，不带姓也不带名。每次叫起来，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像二十三年前他站在讲台上说：“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时，周围夜色再浓，也挡不住教室里漫开来的光亮。

今年七月，老师光荣退休。这只是他在岗位上的退休，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的“老师”，不会退也不会休。

“好的。”
“老师。如果太麻烦，我过去取也行。”
“没关系。”

既然老师说了没关系，我也就没再多想，等着他把书送过来。那天晚上，他开着车直接把书送到了我家门口。事后我特别自责，觉得作为学生的我，这样做不是“没关系”而是很“有关系”。本来我应该坚持主动上门取书，却就这样劳烦他特意送来。这大概还是因为他太过随和，让我偶尔失了分寸，可我知道老师从不计较这些。

我的老师黄景忠，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见面只称呼他“老师”，不带姓也不带名。每次叫起来，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像二十三年前他站在讲台上说：“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时，周围夜色再浓，也挡不住教室里漫开来的光亮。

今年七月，老师光荣退休。这只是他在岗位上的退休，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的“老师”，不会退也不会休。

“好的。”
“老师。如果太麻烦，我过去取也行。”
“没关系。”

既然老师说了没关系，我也就没再多想，等着他把书送过来。那天晚上，他开着车直接把书送到了我家门口。事后我特别自责，觉得作为学生的我，这样做不是“没关系”而是很“有关系”。本来我应该坚持主动上门取书，却就这样劳烦他特意送来。这大概还是因为他太过随和，让我偶尔失了分寸，可我知道老师从不计较这些。

我的老师黄景忠，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见面只称呼他“老师”，不带姓也不带名。每次叫起来，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就像二十三年前他站在讲台上说：“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时，周围夜色再浓，也挡不住教室里漫开来的光亮。

今年七月，老师光荣退休。这只是他在岗位上的退休，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的“老师”，不会退也不会休。

学观察》中论述：“商汤在东方的另一个支持者卞国。《吕氏春秋·离俗》篇曰：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学者张国硕、杜金鹏和宋镇豪均认为，商汤讨伐桀时，有“卞国”追随。

从中商时期的仲丁东征蓝夷，到商末周王纣王东征。这一时期，作为东夷人的“卞”，卷入与“商”的战争。宋镇豪主编的《商代史》分析，“河亶甲征蓝夷，班方，可能逆泗河、汶河而上，直达泗水天齐庙一带。根据商文化在山东的分布大势，在二里岗上层末段，商人势力即直抵泗水的天齐庙一带”。

方辉认为，“班方当即‘卞’”。因为从上引文献看，与蓝夷一样，班方应当是族名，而非单纯的地名。再从音韵学角度讲，班为帮纽元部，卞为并纽元部，在上古音中属于双声叠韵字，可通用。面责为帮纽文部，虽与班为双声，但从韵部来讲，毕竟不如下更为直接。

卞曾帮助汤灭夏，见于《吕氏春秋·离俗》，文曰：“汤将伐桀，因卞随谋。”卞随，又见于《庄子》和《荀子》，乃商汤盟邦卞国之君。可见，卞在夏末商初是非常活跃的”。

徐基持相同观点，在《商代的山东》中指出：“据考证，河亶甲所征之班方（卞）即在汶泗流域中上游地区。可能班方被征灭国后，即扶持奄于此作为商王国的东方屏障。”

仲丁、河亶甲侵占蓝夷和班方后，对东夷采取统治政策，这一过程可从考古发现所见史迹予以考察。泗水县金庄镇尹家城、泗张镇天齐庙遗址一西一东，相距数十里，文化堆积层几乎相同：从上到下分别是商文化、岳石文化和龙山文化，而商文化层是单纯的。地层堆积反映了一种文化取代关系，商人到达卞国后，岳石文化的主人夷人被赶走或被商军俘虏。商人占据后，分封或扶持了异姓奄奄政权，为诸侯国或方国。

图为山东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泗水卞桥

“我上课不点名，全都来上课我这样讲，只有一个人来上课我也这样讲。”

二十三年前，景忠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用这句话作了开场。那会儿课程安排在晚上七点半，我本有些昏昏欲睡，可听到这话，睡意就散了。学校围墙外是一片广阔的夜色，而我们的教室里突然有了诗意的光。

我抬起头望向他，见他身形瘦削，听他说话不急不缓。这位老师让同样生来瘦弱的我倍感亲切，我不禁坐起来听课。

“我们这门散文鉴赏课，不考试，但要交作业。作业是写一篇文学评论，有个要求：抄袭的不及格甚至零分，不抄袭的话，自己认认真真写，无论长短都能及格。”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随后从文件袋里拿出几本散文书放在讲台上，有周作人的，也有当年正热门的余秋雨的作品。

课程就此开始，班里所有人都听得入了神，我可以确定那是享受的模样。他讲散文，讲的是生活与生命。而我们，是一群正在成长着、活着的生命。他的课，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到“文学即人学”。我不再单纯把文学当文学，把作家当作家，而是学会从作家的文章中去看人、读人，去思考自己的生命。

他讲着讲着，就会拿起书，精准地翻到某一页，念一段文中的字句，然后轻轻把书本放下，继续讲着。

我记得他讲周作人的《苦雨》，没有谈那些无聊的笔法，而是引导我们感受文字背后的人生。“周作人在苦雨斋里看雨，看的哪是雨呢？写的是他的境遇。北平的雨下得黏黏糊糊，院子里的石榴树快淹死了，他蹲下去把积水舀掉——这动作多琐碎，可细想之下，一个人对着一场下不完的雨，对着快淹死的树和花，他心里的烦闷、无奈，都在其中”——这当然是我记不住的转述，未必准确，只是大意如此，他原本的表述比这更深刻。

他讲周作人写雨，大概说的是人生本就

周末济宁故事

太阳回家的地方

马晓璇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芦芒与何彬当年写这首歌时，一定来过微山湖。夕阳西下，站在湖岛最西端这个名叫沟南的小渔村，看太阳慢慢卸妆。湖天一色红时，巨大的太阳中间出现了一个小黑点，越来越远，一船一人正逆光从水天相接处漂来……

沟南村被誉为“太阳回家的地方”，村民将这片湖滩打造成露营地，名曰：醉夕阳。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看夕阳西下的绝美。夜色下燃起篝火，彻夜狂欢。累了就宿在草地上的帐篷里，在夜航渔船的汽笛声、晚归的渔歌声和草虫的呢喃中酣然入梦。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光看这标语，就忍不住想来上几杯。不善酒的人也会忍不住端起酒杯，与夕阳同醉上一回吧。

有了点年纪且爱静的人，随意走走，看看渔村的风韵。民宿被装饰以各种各样的风格，这片老房子，原是岛上的水产老院子，曾是重要的水产品集散地。捕获的渔湖鲜品，从这里冰窖储存后销往各地。

旁边的一排瓦房，是原来的供销社，以前岛上人们的日用所需都从这里购买。这儿曾是岛上最热闹的地方，如今它们都渐渐搁置，被人们遗忘在时光的深处。红瓦石墙的老房子，夹杂着青砖的老建筑，坚固厚重似历经沧桑的沉稳老者。屋里的竹椅、马灯和老式收音机，门前那辆老式自行车，总能勾起人们的回忆。

村里那棵据说已有上千年的大槐树，既是村庄变迁的见证者，也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透着岁月的厚重。在中国人的心里，槐树是亲切，是温暖，承载着深厚的情感记忆。它既是象征家族兴旺的“子孙树”，也是寄托乡愁的精神图腾。

在每个人心中，都生长着这样一棵大槐树，它的枝叶间栖息着亲人的笑语，根系里缠绕着故乡的泥土。眼前这棵老槐树，枝干早已干枯如柴，却依旧傲立于天地间。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变才是时间的意义，才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太阳回家的地方，在夜色下的篝火之后，又会迎来初生的阳光……

小时候，村子里做豆腐的人只卖热豆腐。刚做好的豆腐，还冒着热气，就拿去卖，吃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若是心急，会被烫到。

我在老宅里长大，邻家爷爷就是卖豆腐的。他有些耳聋，名字中有个宣字，被村里人喊作“聋宣”，十里八乡都知道他。聋宣爷爷做豆腐的场地，只是个简单棚子，下面一个土灶，放一口大缸，一个电动磨盘，一个制作辣椒酱的老旧机器。

聋宣爷爷将昨夜泡好的豆子放进机器，随着巨大的声响，豆汁从磨盘中缓缓流出，被倒入锅中。邻家奶奶早已在一旁点燃了土灶，将豆汁煮开，盛入大缸点上熬，稍微凝固后，如是嘴馋，就可以盛出来吃豆腐脑了，撒上一小勺白糖，吃起来又嫩又甜。

把豆腐脑盛出，倒入聋宣爷爷自制的模具中，盖上模板，压上重物，接下来等待时间发挥作用就可以了。做好的豆腐，被抬上小三轮车，村里就会响起聋宣爷爷的叫卖声：“热豆腐——”

大家围着小三轮，端着豆腐，边吃边聊。吃的人不着急，聋宣爷爷也不着急，偶尔会有人大声地冲聋宣爷爷喊“今天豆腐不错”。聋宣爷爷听到了，在一旁弯了弯眼睛。

父亲和哥哥是热豆腐的忠实爱好者，倘若俩人在家，聋宣爷爷的第一块豆腐肯定是被我家买走的。后来聋宣爷爷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有好几年村里都没有人再卖热豆腐，按时在街上等的人，也渐渐不等了。

村子里有了超市，开始卖凉的“热豆腐”，也有了油豆腐。村里人吃不习惯，后来无奈，也就慢慢接受了。如今，据说邻村有个人开始卖热豆腐，只是有时候还没有到我们村里，就卖没了。所以，现在有人到时间骑着车去邻村买，就像当年等聋宣爷爷的热豆腐一样。

我虽然也喜欢吃热豆腐，但不像父亲和哥哥一样嗜好。只是如今在城市工作，没见过有人走街串巷卖热豆腐，反而更怀念那个味道了。

长镜头 聋宣爷爷的热豆腐

志闲



图为山东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泗水卞桥

八一建军节颂

张成吉
赤帜高擎破晓曦，丹心铸作剑龙姿。
井冈星火燎原势，鸭绿寒峰靖远碑。
航母劈波驱魍魉，长缨绕日缚熊羆。
山河锦绣凭谁守，万里风云听鼓鼙。

赞凌霄

王秀梅
炎威炙野少芳华，独向晴空展艳霞。
蔓引青藤牵赤焰，蕊凝烈日吐丹砂。
不因暑酷藏娇色，甘伴蝉声蛩萼嘉。
待到秋来霜信至，余香犹绕旧枝夸。

济南趵突泉

聂尚奎
兴临历下访名泉，不息狂喷砾石穿。
脉接岱宗腾玉浪，气通东海化云烟。
三龙跃水雷声吼，一碧扬波紫日旋。
对影长吟生梦境，碧壶清照共婵娟。

八一有感

张林
每念南昌那片红，英灵犹在彩霞中。
俯观九牧梦何寄，义勇昭昭彤色风。

咏蛙

王厚忠
苇塘久旱恨无穷，怎奈浮生寄乱蓬。
一夕惊雷斜雨涨，声嘶不息谢天公。

小池

马彦波
小池如镜静无波，慵倚湖山雅趣多。
莲影云光频点缀，又攀藤葛作情歌。

黄昏远望

李宁
余晖未尽又登楼，独倚朱栏思旧游。
一曲清江微浪起，九重山色碧云流。
关河万里月长照，峦嶂千层愁莫收。
世事沧桑浑似梦，年年空忆几时休。

贺雅江水电站开工

王万习
月拥幽林静，鸟从深涧还。
金沙携碧水，白雾隐青山。
虎啸千峰抱，龙吟万壑间。
中华基建绝，奇迹动瀛寰。

少陵公园秋水湖

高俊喜
秋水湖边香气馥，暑天消夏访荷姑。
满池潋滟涵清丽，直把凡心淘到无。

劈材

冯克河
身安方是百年基，休闲浮名与利迟。
愿得清风常作伴，平安度夏自相宜。

鲁风雅韵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

本是一栋梁材，今如杂物堆。

经年烧冷灶，无怨亦无哀。
鹧鸪天·农家小院
张崇峰
新舍齐全小院宽，窗明户净起居安。鸡鸣犬吠相呼应，芋硕瓜繁各满栏。花艳艳，蝶翩翩，林间莺语闹声欢。春风送暖新观好，乐见康庄开笑颜。

青玉案·狂风骤雨

张建华
楚轮骤起声如啸，树欹倒，枝根倒。卷土飞沙天地渺，踏云翻涌，狂飙挟雾，肆虐摧荒草。金蛇霍闪长空照，霹雳轰鸣震林杪。霏霏泻盆倾浩淼，洪流奔猛，惊涛咆哮，涤尽人间燥。

小重山·梁山港

田军海
平地惊雷启港航。梁山开埠港，续华章。内河百业竞湖忙。千川纳，商海巨龙昂。古岸贯新装。物流枢纽链，运联强。柏油铁水挺中梁。通衢广，合力共荣昌。